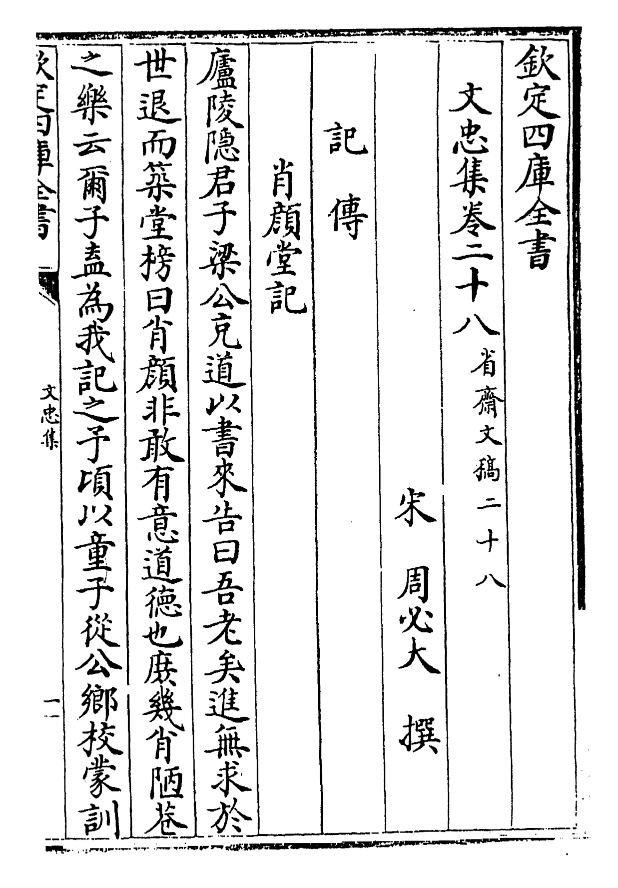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八 省齋文稿二十八

宋 周必大 撰

記傳

肖顏堂記

廬陵隱君子梁公克道以書來告曰吾老矣進無求於世退而築堂榜曰肖顏非敢有意道德也庶幾肖陋巷之樂云爾子盍為我記之予頃以童子從公鄉校蒙訓

勵奬與甚至今不逺數千里來須鄙文其何説之辭請誦異時聞諸函丈者而復公命嗟夫簞瓢之樂顔氏之極摯也魯論二十篇夫子稱顔子衆矣曰如愚曰好學許之以用舍行藏而告之以四代之制待之非不重且大矣然未稱賢也獨於在陋巷則曰賢哉回也賢哉回也予是以知簞瓢之樂爲顔氏之極摯也方顔氏之學也夫子歩亦歩趨亦趨仰高而鑚堅瞻前則在後惴惴然惟恐交一臂而失之惡在其爲樂哉及夫由適衛而

得心齋之妙由心齋而造坐忘之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大通于斯時也進以行道為樂退以守道為樂一性之外無餘事矣抑不知陋巷簞瓢之為華屋鼎食與華屋鼎食之為陋巷簞瓢與蓋非深造乎道者不至於此不然則安貧而不怨非食以自約此後世高人處士之流皆能勉而為之何足為顔子重而夫子申言其賢也哉今公自少而至壯自壯而至老學師顔子而貧或過之又能築堂揭名曰從容乎其中可謂篤志

不衰者矣楊子曰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公何遜也雖然貧外也樂内也在外者有目斯可覩而在内者非聖人莫辨也坐無尺丈馬別顔回小子何足以識之哉時効官歳滿歸省丘墓尚冀登斯堂請斯樂公其有以語我夫紹興二十四年月日記

川泳軒記

唐以節度使鎮諸道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設禮案洗刓印固已撰書詞具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

下多賢豪易耳本朝謀帥閫許辟士令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忌乎江湖者有矣尚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為難紹興二十六年春内出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鄱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謡頌興霅溪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于幕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前焉他日謂世德曰負水築室者非子之廨耶是宜闢軒盡臨覩之美于是披簷以為宇梁空以為閣俯秦淮之支流

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堂質而不陋潔而不奢啟扉而夏涼塞向而冬温春風之朝秋月之夕不必登高鶩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既落成或取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搒曰川泳所以志賔主皆賢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于斯詠於斯已而歎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居得毋愧乎客曰不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之名著于編簡武昌南樓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

非庚元規一有不淺之興則斯樓殆且泯泯也賔主相資何世無之今公敘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庚盖雁行也而世德儁才懿行顧湛浩輩亦豈溟倖然弟之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二府尚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亦將為東閣奇士矣後世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遊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東里周𫒄記

詠歸亭記

古者學必臨水故天子曰辟廱謂其圜如璧而壅以水也諸侯曰泮宫水在東西而南通之也吉為大邦文風盛于江右而學亦閎大顯敞稱公侯之國獨門臺庫下不與學稱且泮水之制甚戾于古盖舉武二三已觸闉闍闉闍之外繞以編户無所容其疏鑿識者病焉隆興改元冬直寶文閣王公佐之鎮兹土也一年矣令修而政成教明而化行始命撤門臺而新之高明嚴正過者

固已改觀越二年春公率郡丞黄公壄教授林君仲熊暨諸生臨廷而望焉知江流之邇而民泯一族之蔽之也厚歸以直使擇閑壤徙焉泯既欣然則毀垣斥墓夷邱平窪築亭于其上重門洞開直若引繩沂泗之風宛然在目既落成公牓曰詠歸而屬諸生告之曰昔吾夫子周流四方惟恐無所用而于門弟子之願仕者每抑之有異乎此者則與之曾晳是也雖然顔淵問為邦則又許之何也夫聖人之道猶海也顔淵學海而至焉者

也故仕與毋仕惟其遇而已矣若曾晳者方循涯而未至故聖人因其審已樂道而與之以勵學者後世不考乎造道之淺深而謂善點之知時不亦過乎諸生睎顔者也要必循聖涯而入則水哉學哉學哉水哉其將有所感發矣林君賢師儒也聞而歎曰太守期諸生厚矣不可以不記相帥命某記之某曰記必有辭也將以斯亭之作而記之與則太守善政多矣舍其大而書其細不可也將因命名之意而記之與太守既言之矣又何

加馬林君不然自有此學百二十年于兹不知閱幾太守矣而今乃髣髴舞雩之遺意豈不足以見公之復古前之日人病其通衢也而莫之知議今之日無擾于改為無費于徒役而偉觀出焉豈不足以見公之膽智臨江面山風雲百變公不以是景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勸學思樂芹藻有魯侯之頌候望城闕異鄭國之廢公又不以是義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能謙合是四者而記其歲月使後之君子有考焉茲非辭乎其曰諾

遂書之是年五月十九日

靜暉堂記

贛易治也其民尚氣好義以繳繞誣訕為恥令為政豈弟則相與心悅誠服官府蕭然至無一事異時宦游者徒感其風聲之勁勇而不思道之以善又咈而激之民是以病必有循吏焉然後知其治之果易也會稽陸君濟其循吏與寛而不縱明而不察其政不勞而成吏兩衙退庭中可羅雀也一日杖屨逍遥于垣墻之間草木

蔽虧疑必有異乃戒徒役剪伐而芟薙之于是山川城郭雜然在目如新豐之復見燕社之復至也如夸娥之始厝神禹之始鑿也地初屬民君計直售焉其基隆然而高因稍增築為堂三間于其上乾道四年秋八月堂成觴客議以靜暉名之或曰君非有取于家山郭靜朝暉之詩乎此少陵嘆巴夔蕭條而作也今贛令治節度府城中戸數萬車轂擊人肩摩為江南一都會何取斯語哉君曰動者物也觀物之變者我也吾方師齋相容

獄市之言而守老氏烹小鮮之戒當其陽光下燭羣動皆作遊目俯觀閭里清晏境與意會心融形釋則物雖芸芸安往而非靜又何間于衆寡喧寂之間乎衆曰善則疏其語走廬陵求予文為之記予少遊贛贛之八境蓋飫觀焉惟欝孤為臺巋然獨髙登臨之快甲于城中然鐍之公館啟閉有時且於舉武為勞凡至者莫不嘆其瓌偉絶特為有餘而患夫人情物變山容水態不能留遺觀而寄餘想也今是堂也不崇而不庳近之一摟

觀一人物一巖岫一飆檣如出乎庭戶之間几案之前而居官任職者雖朝夕在焉無遨遊之謗無陟降之勞可以聽民事可以燕僚友可以窮幽興昔之八境至是而九可記也已夫為民父母因俗而治然後得其歡心而身名為之俱泰否則牒訴之繁鞭扑之嚚方戚戚然捄過之不暇而何有於燕樂故予本贛之風推君之政以及夫景物之大畧而詳記命名之所自庶幾來者知靜治乃可以樂此毋徒為擾擾以病民且自病也初堂

北有修竹數百挺君為步廡以徑焉又築亭其間榜曰讀書蓋取昌黎公讀書松竹林之句而寓夫仕而優則學之深旨是尤可嘉乃併為之書五年十月十四日左朝奉郎新權發遣南劒州軍州事周某記并書

眉壽堂記

新淦楊君圖南曠達人也年未四十入宜春幕府片言忤郡丞拂衣掛冠而去不啻如棄涕唾歸築室邑中治名園釀美酒客至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醉則劇談浩

歌傍若無人如是者三十年嘗出郭四五里入游家原得異境焉山環水周草木豐茂凡道宫佛寺與夫岩居而野廬者雖不可盡見然鐘皷之音相傳雞犬之聲相聞也其幽邃如此君忻然愛之既卜壽藏于中又築眉壽堂以為往來游息之所因予弟之有連也求文記之至于七八而不倦予嘗愛司空表聖棄官隱王官谷布衣鳩杖日從野老游預卜壽藏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飲酒史氏以為知命君豈睎表聖者耶何其曠達之

相似也君家在玉笥閤皁之間窮覽其山川而著之書予方約君共為方外十日遊訪蕭張二仙之遺跡然後便道過君之堂而一寓目所謂樂哉斯邱者相與論表聖之高風發晉卿之成室其必有日矣多釀以待予可也乾道五年十月既望

鄒公橋記

以石為杠謂之倚以石絶水謂之梁古也衛淇晉溴詩春秋皆大之鄭洧胡為而不梁乎曰洧之有淵龍嘗鬬

焉石其不可為也晉楚之師歲至井木井木猶且堙刋況于輿梁于産之以乘輿濟也其亦有所不得已也孟子譏之者何曰孟子論為政所以訓也非譏也然則宜梁而不梁其可乎距廬陵一里地有市曰富田吉贛閩粵之商日夜走集置戍兵焉其川溢觴于興國凡數百里至市而漫春夏若大浸秋冬復病于涉徒杠歲敗津人要求無藝鄉三老鄒昶慨然念之鳩工運石為梁以濟其長三百尺衡二十尺其高加衡丈焉釃水為五道

以過舟為屋二十四間以庇行人直欄横檻翼于其傍始絀興庚辰迄乾道丙戌乃成靡金縠以萬計于是鄉貢進士兖州學正田亮功鄉貢進士曾同文帥士子序而詩之聯為大軸謁記于予予謝不能而廬溪文人王公又教之曰美事也毋庸辭予聞力可以興利濟人者有三郡邑以勢道釋以心富家以貲然勢者或病于擾而其成也苟心者必藉於衆而其成也緩貲髙者又豈入而啬出瘠彼而肥巳能推恵者幾何人哉今鄒氏貲

未高也而樂善如此是宜一鄉稱之文士賦之鄉先生詒之予故樂為之書因以釋子産于七百年之疑云五年己丑十月既望青原野夫周某記并書

贛州州學教授題名記

贛立校官在慶歷中號登元祐始與濟南廬江等七郡俱置博士紹聖改元又歸其闕于丞相府是時郡人李朴先之首被茲選距今踰八十年而士言行義者必曰吾師先之言經術者亦曰先之言文章者又曰先之此

豈一時私毀譽一已私好惡哉公也清江劉君靖之少嘗奉親學于贛已而去登高第來主教事正身以率下傳道以解惑士讙曰此異時先之也官舍故有洪丞相胡貳卿所作記為閲國史登載本末因畧計元祐迄紹聖凡八年間至者當三四人然不可考矣可考者自先之始由先之迄紹興之初復三十餘年至者又當數十僅得一江峰而止然亦托先之之文乃傳士欲沒世而名可稱觀此其知自勉矣若焦惟一而下則老生可問

桼牘可稽故歲月稍脩云淳熙元年十二月一日東里周某子充書

兵部長貳題名記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曰兵部凡民兵廂軍蕃兵剩員武舉投藝武試金吾街司人兵及大將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夷屬戸授官封之事皆主之曰職方天下地圖城隍保寨烽燧之數蕃夷歸明内附之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

輅車乘廐牧雜畜乘其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曰
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
帳之事是為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始以
寄禄而已尚書今銀青光禄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
也位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
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盡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
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
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

視唐猶簡況于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今曰近臣使其
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
受其賜烏在事之繁簡也若乃自晝于有司視成於胥
吏縱法不爾繩課不爾殿得毋恧乎其五年之間兩以
他官承攝惟亟去秩遂冐真秩恩厚而能薄身勤而才
不逮夙夜以思何恧如之暇日視别部率有壁記記前
人名氏乃起中興之元迨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
行其事者在焉抵牾疏畧有所不免大槩具是矣元祐

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權尚書正三品崇寧改元遵元豐之舊建炎四年復權侍郎紹興八年又復權尚書而建炎三年嘗詔六曹惟吏部循官餘長貳互置近歲以來乃或並除損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于上俾來者得考觀焉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周某記并書

兵部侍郎官題名記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歳𡨋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歴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列屬四中興初僅嘗倫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為寵此其大畧也隆興改元之五月復裁内外官于是駕部又當省而適贊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嘗并置要為有故而一員之

制定矣朞既與聞夏官之政乃刻長貳題名會同舍郎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矣不文呫嗶莫能揩姑敘掌故彙前人名氏且粗記其因革云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

筠川重修道院記

元祐八年柳侯子儀之守筠也作燕居之堂榜之曰江西道院山谷先生實賦焉後八十有七年眉山蘇侯詡領郡于兹惠以養民廉以持身始至人安之居一年人化之乃新斯堂以無廢前賢之遺跡而永邦人無窮之

觀不遠千里屬予為記予曰山谷翰墨參于前記不可為也抑猶有説焉侯文定公之曾孫也元豐元年冬公自宋幕謫官來筠閱五年乃徙績溪于時道院盖未創也其成也公得政矣簡靜則民肅平易則民親自朝廷以達於筠好善之化興珥筆之風殄使抑侯得以餘力葺夫治事燕客之所者誰之功也又明年而公復來居三年遂遷海上盖前後留筠者八歳剛大之氣克焉性命之理窮焉經綸之業豐焉其行誼其語默其文章所

以軌範士民者如父母變移習俗者如師友傳詩傳春秋解老子著古史發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以待後之君子皆居是邦之時也夫達而在上膏澤加乎民者既如彼窮而謫居惠其父老子弟者又如此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如文翁之在蜀也宜哉雖然翁郡守也化易而施狹故後世雖奉嘗而子孫無聞公輔弼也其化不止乎筠而筠之人賴公尤深者以公居之之久成之之遠也功大而施廣矣宜其三世之才有孫而才以二

千石篤餘慶于是邦天之報施固自有輕重哉書以遺
俟刻之堂上使高安之人世世毋忌公之德于以勸士
大夫之為善者棟宇云乎哉淳熙七年四月七日大中
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
兼修國史周某記

吉州攺修學記

廬陵守朱君希顏以書言曰吉之學故南嚮也郡人蕭
序辰轉輸本道與其守方時可規徙東方據依弗安徙

取城之門相直耳學之次舍以礙畫易吉之人雖未嘗為士者無不議其非也昔之以科目起者衆矣今不幸而劣于舊吉之人又曰此東嚮之咎也夫仕有顯晦未知其學之東向果能為之與而夫子顔孟不得正位則失之大者希顔之至與教授練文謀所以正之令既出而士民相勸以成盖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熈之戊申而學始南嚮其役之大費之多復而從舊與創而為新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余聞慶歴中詔天下立學是

時吉學之成最早游于學者最盛而他郡猶未克盡如
詔學制亦隨弛熙寧以後至於宣和天子始屢垂意置
教授員立提學官分常平以儲廩食行三舍貢士而罷
科舉下州遠障無不有學而學法大備不可復加矣吏
于斯時不推明道術之極至以訓啟學者而徒易其嚮
以致非議重煩後來之改作何哉夫豈以學校美其文
而不加之實意不能安其道于悠久而苟務興役以為
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歟昔文翁興蜀郡之學蜀人由是

以僻陋自恥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盖文翁之故宫猶有存者然則人心之不可磨滅雖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賴以永久也夫自孔子沒而大義分裂豪傑之士迭出講貫罕有得其統紀而學道之興廢亦隨世不同互計勝負苟務于褰淺而精力不能獨造于深微役其外之可慕而忌其内之可樂喜于其始之以學校為政而弗便于其終之禮義成俗也名日隆而實不究之患也則是學也雖幸而復南嚮矣烏能保異日之不重變乎況

舍其學之邪正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論學之得失哉余家于吉三世矣追觀前人立朝多名公卿臨大節則忠義挺挺而居于鄉者又皆能以文行自勉未嘗不歎人性之善而思來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請而併著之以相期夫遠者大者

重立茇堂記

安陸距京師千百里其土風醇厚其士多秀傑其民多隱德承平時宦遊者樂焉元豐甲子方城范公掌書記

于此官舍西偏有桂甚茂諸子紘誦其下牓曰桂堂去之三十年間致君致明致虛致厚相繼登第致君嘗記其事逮宣和巳亥某之大父太師潭國公為司録問堂已圮視桂已悴乃為增葺而封植之又創草堂于其西長樂鄭昂命名曰茇實為之銘其云光賓美見名樂盛事同餘愛博者謂伯父試南宫居前列先公釋褐魁多士同時賜第于集英也今盖七十餘年堂雖亡而碑故存紹興改元元祐名相劉忠肅公曾孫筍來佐府事訪

求遺址適在廨之别圃始議修復太守李侯棣欣然助之不日告成左右植四桂面列三槐而以花竹環其外識者皆知尚賢勸善之意豈特為觀美而已書來請記歳月某伏念大父奮身儒科安于銓調三為劇邑未嘗一干光範先公早負大名雖歴官太學而年弗及强仕厚積嗇取敷遺子孫肆不肖之孤憑藉休德亦綴末第既不能如孔氏論譔祖考之美著之後世而被遇三朝顯親揚名之道缺焉慚鄉之譏復有甚于昔人微賢守

二表而出之遺事殆泯泯也反袂援毫願附安陸圖志之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吉州新貢院記

致治之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鄉舉鄉舉之法如何曰其在周官六德六行六藝是謂三物其别至十有八以此設教俾為士者講焉學焉因其材而篤焉然後論秀而升其賢能是固得士致治之要術也近世不然三歲大比凡于于而來者試其藝爾德與行固未暇問而藝

也者又非古所謂藝也或敷繹先儒之成説或會萃經史之奇字糊姓名于巻首録試程于別紙擇他州吏而考焉寘諸棘闈限以旬時法令甚備周防甚密為主司者憊心疲精晝夜分閲往往于百十之中取其一焉幸而中選乃貢于春官其艱如此疑若得士矣反有遺才之嘆獨何與戾于古不適于今通天下皆知之而有司不敢議黜者不敢怨何也其公也非私也雖然謂之鄉舉而考覈付他人去取無定論顧奚以師帥為哉成周

遠矣曷不觀國初之故實乎太平興國中張詠寇凖同
試大名詠當爲首乃共推張覃文行而先之已而膠東
蔡齊舉進士第一以書薦里人史防而居其次是皆試
文郡治太守得以察其器識任人不專任法有三代之
遺風焉當是時名臣輩出後世永賴其公乎其私乎兹
事體大變而通之必有其漸若夫視舉子之多寡爲廣
居以待其來使羣試者泮奐優游無攙扻挨擠之患此
則二千石之責也廬陵爲江西大州文武盛于諸路承

平時應詔疼數千人試無定所學宮佛寺取具一時紹興十四年始度地于糖倉巷為屋二百餘楹其後至者益多無可展之地或畏蹂踐望而去之衆議欲遷久矣紹興壬子大理寺丞胡侯長卿被命出守崇化以禮士節用而愛人政成歲豐鋭意改作得五代水軍廢營城中地廣百畝間民畦而為圃者若干戶乃厚予直而取之鳩工聚材徙舊圖新為屋五百十有八間修廊布席居五之四議道校藝之堂分職涖事之所視昔大抵加

倍崇墉之外周以通塗高門四闢宛如城闉凡靡錢萬緡粟千五百斛轉運林君湜亦助其費經始閏二月甲寅以五月庚子訖工是秋赴舉者踰萬人冠帶儼然几案繩然晝三日出入無譁場屋之盛前所未有俟與予故人也書來俾記其事予聞邇者近臣論太學補試之獘侍從合辭以為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設官不增費願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以權為教養課試升貢之法厥七月哉生明下其議于有司將為成說頒焉復古之漸

于此可見雖由今之學校貢舉而周官之舊典國初之
美意庶幾兼取而並用舉于鄉賓于王皆賢也皆能也
其有日矣是則俟之志也夫是歲十月具位周某記
童氏近思堂記
廣漢蜀名郡綿竹其壯縣也西偏岡阜連延二大溪出
其麓今吏部尚書童得茂家焉蓋自其先大人築室于
斯甫寢於斯茂林修竹景物日新得茂復創大堂于兩
間藏書數千卷榜曰近思屬予為之記予聞之何思何

慮易之神也不思而得聖人之誠也是固不可幾也降是則思曰睿睿作聖君子所宜勉也雖然均是思也或近焉或遠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求諸已者也仁在其中矣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騖乎外者也非吾黨之士矣思乎思乎可不知所擇乎是故為子必思孝為臣必思忠祭則思敬得則思義推是以往自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其本皆在方寸之間其效乃著于千萬里之遠豈不約而易知安而易行也哉昔者詩有

六義倫萬事之理可謂盛矣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殆為此也或者泥古太過遂疑三代直道而行是非毁譽一出于人心之至公曾無越思殊不知古三千餘篇删而去者十九無邪之思三百篇耳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删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舉兹一端去取之意斷可識矣德茂學無不通而尤深于詩予嘗同朝聞其語矣四海之廣家為近萬物之散身為近一身之間又以心為近于斯道也固自

得之予復何言姑附姓名于堂上紹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東里周某記

即墨侯傳并序　紹興三年

自昌黎先生為毛頴立傳大雅宏達多效之如羅文陶泓之作妙絶當世下至包祥杜仲黄甘陸吉飲食果蓏亦有述作墨文房寶也顧可闕耶予束夲餘暇輒為即墨侯傳非敢追蹤前哲姑以游戲云爾

即墨侯松齊人也其先盖即墨大夫以治行見知威王既卒官子孫因號即墨氏松少以材事東平王為郎資性剛介王未之親也會宫中火侍衛奔散獨松馳救得熄燋頭焉王勞曰乃吾未始知汝何忠如是對曰臣以歳寒事大王未蒙後凋之賞一旦有急臣敢煤王説賞黄金百斤居頃之東阿膠者亦齊人即威王所烹阿大夫之後以策説王王以為郎命與松結交相得驩甚松曰僕與足下所謂膠漆相投雖然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也盍就有道而正焉膠許諾往見王孫枰曰朝夕琢磨材遂堅實矣時方嚮儒學擢嚴助司馬相如等在左右復下郡國求茂異咸以名聞于是東平以松應詔至長安與魯人楮先生管城毛頴歙人羅文俱召對甘泉宫上一見大喜即日拜大中大夫凡行幸封禪征伐檄名有所述作四人未嘗不從上稱之曰松等朕四寶也元狩元年上欲爵松列侯命刻印内史顥少文毀松曰漢非有功不侯松以薄技事陛下使補皁衣

之缺足矣封之非是上不聽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賞以
賦功古今之通誼也大中大夫松事朕累載夙夜不懈
厥績茂焉其以即墨千户封松為即墨侯松入見上曰
使卿復乃祖之舊松頓首謝明年淮安王安來朝數獻
辭賦上與往復論難松預焉曰被磨折寢以朘削乘間
言君子之交淡以成今陛下以淮南故用臣日濃矣臣
材智有限不足付任使願乞骸骨歸山林上不說顧未
有以易之淮南知上意乃薦麻點代松點文采燁然能

曲順風指上研究之以為材十倍松使待詔金馬門未決旬擢光祿大夫典校秘書浸不用黜又日夜短松松不能歃望奏云汲黯謂陛下用臣猶積薪後來者居上信然上由是發怒收即墨侯印綬放歸故郡鬱鬱不得志道病卒諸子零散或在山中或在巴蜀有居黔歙者材雖不同貌皆黧黑云松有曾孫號子墨客卿尤能世其業與翰林主人論長揚者也徐廣曰按客卿成帝時人此二十五字疑非太史公語褚先生太史公曰松黙俱以薄技奮身王藩出入禁闥

資適逢時故也至其材之優劣世蓋未有定論予以中書令侍上日從二子游得夷考之默天資嫵媚油然可悅責以大節蔑如也松質勁氣清與人交始終不渝世所謂耐久朋者與惜夫輕褊肆吻自取擯斥使其剛柔相濟廸以中和亦可以為成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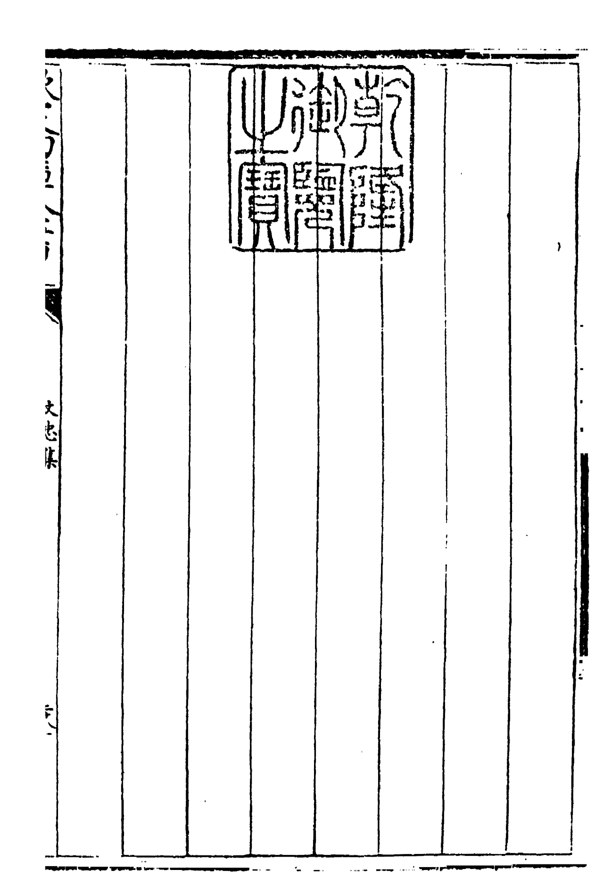
忠義李君傳乾道八年

忠興初女真犯金陵吉水揚公守節死官天子既追爵四品即其地立廟又易名忠襄書勲太史徧録諸孤加

賜腴田忠義大節卓卓在人耳目縉紳介冑間皆喜傳
而樂道之況于同州之士豈無聞伯夷而立志慕相如
而更名者耶今于龍泉李君見之矣李君字彥和名靚
父佚早世母勉以讀書一日投筆歎曰天下方擾擾男
兒要當搴旗斬將立功邊陲顯名于無窮安能齷齪事
章句哉聞大將軍岳飛銜命平虔寇即挺身從之會奔
母喪不竟其功釋服走淮南以策干張丞相丞相奇其
材遣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

夏番將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君獨與部曲晝夜轉
鬬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殺傷不可勝計卒俘
翟將君乘勝逐北敵益濟師遂死之時五月二十四日
也年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有子與父恩
澤賻邺加等予得于郡人者如此常恨未能訪其家乾
道八年秋君之子思忠賫來袖書一通陳義峥嶸予竊
嘉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官甚微不得如忠襄
公大顯于世且上許貤恩而思忠適在襁褓不能自列

于有司承天子之命丐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旌忠邺孤之恩委于草莽也予曰甄濟詐喑不受禄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于史子逢能標白其先人俱當得書今爾死王事名在司勲且有詔俾爾世其禄視甄氏父子蓋易以顯予昔執筆隷太史而不以告今為何道思忠曰不孝之罪昭昭矣雖然里中多名士惡知無位于朝任斯責者第為我書他日司馬遷言荆軻庶幾徵夏無且乎予曰然退為之書



文忠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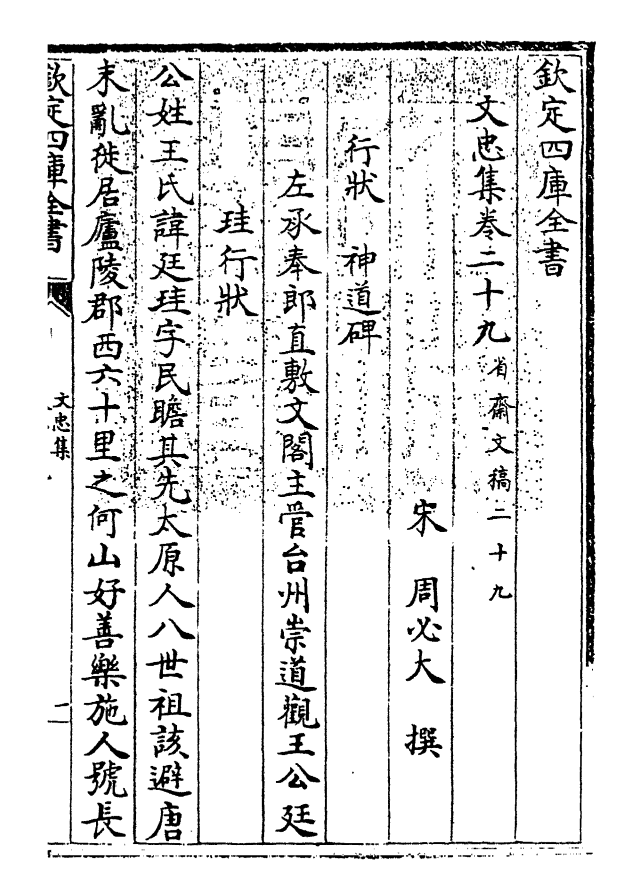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文忠集卷二十九　省齋文稿二十九

宋　周必大　撰

行狀　神道碑

左丞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公廷珪行狀

公姓王氏諱廷珪字民瞻其先太原人八世祖該避唐末亂徙居廬陵郡西六十里之何山好善樂施人號長

者偽吴順義元年龍見所居陂田間有異僧云是將為佛寺公宜北去百里遇三白即止子孫當繁衍且出文士長者如其言行至安成北之連嶺遇白馬一問其地名曰大白茅稍前曰小白茅乃家焉季氏保大中龍復見何山遂為龍田寺今金地寺是也公之在母大父夢赤文亘天既寤公生人知為文字之祥矣元祐間自連嶺徙居邑中公時為兒童毅然有成人風年十二三刻志于學晝夜不息弱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舍法取

士公一試右諸生何損以對策貶廬陵故工部侍郎郭公孝友從之學一日聽公講歸以大義告損損驚曰後來之雋也明年貢辟雍時方錮史學禁士人說詩公獨與顯謨閣直學士劉公邰吟誦自若丁父憂家事一付弟姪縣牓其里曰清節未幾芝産塋上木連理人謂孝友所致大觀間提舉本路學事張公根欲薦以八行公曰此士之常乃以為異耶辭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衡州茶陵丞邑大俗樸公擇秀士教以學應書者歲增猾

吏文雅善交結脅持横甚前令丞莫敢治公獨發其奸言于郡黥徙之至今父老能道其事也先是湖南田賦不均茶陵尤甚富者受田不受税以避力役公與令約凡執役者一毫無所須民既不病役徐下令正其賦不慘者没入之自是産與税偕而役均矣丞舊兼造船塲有部使者嘗薦公既而委公役匠造私器公不可且歸其章使者大怒會與守倅爭公事遂拂衣去潭帥曾公孝序挽留再三項之辛椽倪公濤左官來致書願交且

責監司不能容一賢者其為名人所重如此宣和末公年未五十知時事阽危無宦遊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蘆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蘆溪先生執經來者屨滿戶外紹興初州賦屬邑修城期會廹遽公語守令黄衡軍興民困城幸堅胡為勞人衡告太守守大怒將劾衡公為衡君盡輕一官全民力乎衡即日解印綬去守聞愧甚為輟是役趙丞相安撫江西奇衡薦于朝衡欲扳公固避乃已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必告

于當路宣諭劉公大中李公寀皆遣官屬咨訪利病公盡言無隱二公頼之甞著論二篇極言招安大盗之害洪帥李丞相竒其說未及行而去後帥叅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薦于朝郡守右史王公洋號儒宗吏師下車以禮幣邀公虛正堂訪政事即學宫聽公講經一時士大夫多為歌詩紀賔主之兩賢也十二年今敷文閣直學士胡公銓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送以詩語峻驚人後數年時相知之命帥臣鞫公謗訕

坐流辰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為師武將馬羽攝郡事尤
待公厚公謝曰某罪人也將累公羽曰由公獲譴其榮
多矣更遣子受業後遂登科太上更化許公自便時年
幾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分乃寢今上
即位有薦公者一見語合詔畧曰粹然者儒凜有直節
頃以言語文字牴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
殿敷奏詳華特改左丞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公以年高
求退命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既歸滋

以道誼化鄉閭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試平生工詩至是
格力雄健興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畫端莊
自其性人貴珍之乾道六年冬再名赴闕固辭上不聽
勑守臣備舟車禮遣仍以引道日聞踰年始至對内殿
特蠲拜跪禮賜坐勞問甚寵上欲留公公固乞歸于是
制詔有司王某年九十餘而智識不衰行義益固錫對
便坐冨有嘉言其特除直敷文閣復以崇道俸禄之加
賜賚香茶綵皆異恩也公蒙犯霜雪往來數千里無勞

瘁容明年三月己丑乃得微疾啟手足詞色不亂則其所養可知矣享年九十有三娶同邑劉伯玉女前二十八年卒一子頔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澹闕皆世其業孫女二人所著書有蘆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枝字一卷鳳亭山叢錄一卷公學無不通而尤邃于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晚自得于言意之表漢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國薌林

向公子譁見其解皆歎賞以為必傳公亦不輕示人欲
獻公車會詩獄興郡守議收公理椽汪公涓奮曰王君
剛介勇于義一紙書招之必來他椽變色云云自請提
禁卒挾巡尉捕公守唯唯他椽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
談笑就逮家四壁立唯易解鏞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
去他日公歎曰天厄吾書或謂今藏椽家云子頔卜以
十年正月丙午葬公本縣清化鄉長賦之原使來速行
狀將求銘于胡公惟昔伯父暨先君與公同為政和戊

戌進士故知公詳其再名也某適對禁中坐定上問銓
薦詩人朱熹王某鄉識之乎某既奏熹出處具言公年
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畀
何故某曰斯人早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陛
下若安窮悼屈厚加品秩錫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
其至議之明年公至上命寓直西清蓋待以卿監去朝
禮某嘗白丞相濟公王某百年故老扶杖造朝意欲掛
其冠神武門丞相能為上言俯聽所請而官其一子非

美事與丞相曰君言是也上必不為老人惜一子官明日又言之丞相曰決矣已而乃不報天其或者欲公子孫自以儒業發聞于世乎敢具列之敬俟筆削謹狀

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孫公昭遠行狀乾道七年

公諱昭遠字顯叔初名大年改今名其先眉州眉山人八世祖長孺起書樓延名士講學蜀人號書樓孫家曾祖著明贈太子少師妣崇國太夫人樊氏祀國太夫人李氏祖抃被遇仁宗參嘉祐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薨

諡文懿葬開封子孫遂為鄭州管城人妣昌國太夫人
王氏萬年縣君賀氏父喆歴昌隨信湯三郡守終承議
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李氏公幼警敏力學喜屬文年
二十四登元祐九年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豐凡不主
新法者皆在末甲公其一也調長沙尉潭帥張舜民文
學氣節名天下竒公器識厚禮之教以立身行已之方
丁外艱除服主興國軍永興簿徽宗初元舜民自謫籍
起為諫議大夫不數日遷吏部侍郎公移書曰明公為

諫臣今天下事可憂者非一不知何所論而遷擢如此其速中外疑駭因條時事所當言者舜民以公書奏曰昭遠非獨曉臣一身進退之分凡今日急務不假臣言畧盡之矣尋辟河東經畧司勾當公事易三帥皆留佐幕府陝西方用師夏人乃窺河東時防秋兵纔五萬散處塞上帥司奉朝命聚師命王舜臣將之敵知有備去犯他路朝廷謂不當擅追舜臣兵入塞帥范鍠徙知河陽并劾主議者時同僚二人有親在公請獨坐遂免官

閑四年始會赦起為鳳翔府天興縣主簿政和二年用薦者改宣德郎知亳州譙縣改同知解州安邑縣兼鹽池皆不赴為永興軍路安撫司勾當公事再任都大提舉榷茶馬司勾當公事熈河路積緡錢四十萬隨軍轉運使欲以便宜移用公力爭不可漕歎曰吾僚寧有若人乎未幾漕移帥秦鳳鄜延皆首辟公奏再上而本司爭于朝因是詔茶司官屬他司毋得辟久之執政聞公名再召審察牽以不阿附不得用宣和二年以前請大

夫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官横甚前後守臣莫敢治公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寘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河溢胙城逼房村埽公督役而歸欲壞吏卒往往潜遁公不為動人以比王尊云孟昌齡既鑿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而聖功隷滑秋水至橋輒壞都水監挾中貴人歲督繫橋費不貲民破産相踵公條其可省者上之滑當河北要衝時方取燕過師無虚月而州兵凡十指揮沿河埽兵倍之倉廩大匱一日月給稍腐

衆讙甚持梃逐倉官且擁太守以入人皆恟懼公至曉以禍福且徧開倉示之曰汝視此與給汝者果異乎衆帖服公乃白守治其為首者是日微公幾亂用士民舉留再任宣和末盜起河朔或薦公充河北山東路撫諭盜賊勾當公事有旨入覲就除河北燕山路轉運副使詔給中都錢三百萬緡糴米三十萬石餉燕山又計辟其屬十人非常制也數月糴告備會孟揆以工部侍郎兼水陸轉運使自詭糴米五十萬饟新邉既不足則雜

沙石其中而謂公實為之亦會同列有憾公者亟奏其事貶廣南監酒燕帥蔡靖飛章辨其枉猶降三官領舊職靖康元年召為尚書水部員外郎言者謂京師所發闗陜器甲及解鹽鈔綱皆濡滯于道命公措置點撿催促公區處有方以時畢至即計軍器之有餘者請還之使備西邉又祖宗時解鹽鈔面錢止六千至是增為八千公奏曰以銀折銅錢熙寧中皮公弼之失貼納鈔面錢政和中魏伯芻之貪今復展轉估紐鹽價益貴願從

舊法朝廷皆從之敵圍太原我師多潰欽宗命折彦質乗傳招集彦實言汾州潰兵二萬過河津乞選朝臣同陝西帥臣招集任委官部還河東詔命公往公言軍士逃歸其氣已索理難復遣不若孰令西戍猶兾有功也又論長安河中不可不為備今所在州縣調保甲乗城其實自衛不若擇要害地使控扼不聽初公以六月使陝而以十月末還京師十一月十四日敵陥洛陽京師戒嚴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移治襄漢欽宗命擇

副裏者使督師陝右中書侍郎何㮚以公聞特除秘閣修撰西道副都總管與三路帥臣序官仍許便宜從事公奉詔即以五兵三馬出西門十八日敵騎已過鄭道梗不能進乃復至京抵南門將道尉氏而都成已守禦下馬望闕再拜而去道拾遺卒得數百人由南陽入商洛出藍田遂至京兆時閏十一月也制置使錢蓋遣統制官杜常夏淑將士數萬至京西而潰永興路安撫使范致虛自稱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號召諸路之師

公至督其進且曰天子初命四道總管也兵得調發官得調置財穀得易用急則總帥援王室今京師圍急旦暮望救至逗留可乎言詞慷慨聞者感動又遍檄諸帥使出師已而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來會而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延帥張深皆不至公二十八疏劾之合諸路兵得十餘萬范致虛命馬祐昌統之斬杜常夏淑于華陰公與致虛同出關俄祐昌遇敵于石壕千秋間戰敗績致虛還京兆公獨與王似王倚留陜

敵并兵攻陝陷之時西蜀輸金帛助河東公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之河池籍募兵得精鋭數千軍甫振而京師陷乃遣使至大元帥府建炎元年五月太上皇帝即位訟公入覲公御下嚴整所過肅然内鄉賊尚虎擁衆數萬餘公遇而破之見太上南都頓首涕泣謝奉使無狀太上慰勉之除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揔管悉以公所提兵數千付御營統制官張俊止以蜀兵數百上道七月至洛收集散亡招撫豪傑調兵陝西河北合

義兵萬餘人柵伊楊使民入保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公為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既非所隷悉引去公數以洛無城池而强敵對境侵牧之狀聞于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汝曹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為念十二月敵兵來攻公悉衆扞禦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公即命將官王仔等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敵兵益熾公戰益不利而敵已破岐雍隴南侵唐

鄧陳蔡潰兵滿野公猶招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為叛兵怒起擊公遂死焉官屬從者皆死二年正月十四日也是秋神御方至行在四年夏録公忠義詔贈徽猷閣待制官其子孫三人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左金紫光禄大夫公天資孝友輕財重義尤善卹孤幼教育嫁娶咸有成立遇事剛果議論詳明待人以至誠未嘗附麗干進好學老而不衰與人商論古今及本朝故

實纚纚可聽晚值時艱志大而命不副卒以身殉士論惜之享年五十八先娶李氏公舅女也累贈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戶部員外郎峋之女累贈永嘉郡夫人四子右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廟炳文右朝奉大夫知常德府賁文右朝奉大夫知南雄州憲文右廸功郎右文女右朝奉大夫前知萬州鮮于璽右宣教郎新知通州胡倚孫男十人共懿右承議郎知建昌軍南城縣餘未仕女九人曾孫男女八人公既没賁文崎嶇兵間訪公柩

于死所赴弔者悼公之忠懷公之恵無不流涕是年八月殯州之六合八年乃克葬于婺州金華縣赤松鄉戴家塢予生晩不及識公南雄君以同里之故求次公事實甚切唯公忠節昭然足以不朽而南雄君罔墜先訓自以才猷發聞于世近臣數薦之所以顯揚其親者固將有在尚奚待予言若夫紀歳月序閥閱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則亦不得而廢也

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𨚗公約神道

碑紹興三十二年

上即位之三年冬邊騎大入踰淮渉江蹂我二浙右丞相充以宣撫使䕶諸將畏敵不能拒擁衆北去金陵會稽皆守以近臣亦𡚁一死不以謝國家其餘望風震讋鮮有奔問官守者故敷文閣待制邢公約當是時以直龍圖閣守嚴州悉力扞賊境内既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親筆荅曰寇㡬臨安朕方避地將士鮮復用命嘉卿請行寤寐不忘卿更審量事宜率士

進討會敵退而止明年三月上念公之忠制詔有司抑約當狂敵猖獗鄰邦紛擾之時力圖禦敵賊無敢犯其以約克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十月又詔曰軍興貴出無藝吏慢弗虔抑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其進秩一等又明年三月詔曰抑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栅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克集英殿修撰寵數便蕃度越倫輩上心猶未愜也十月遂趣公入對獎勞再三擢尚書戶部侍郎公于是感激奮勵悉力盡

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如論吴幵等罪未正非所
以勵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
之患皆衆人噤莫敢發者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
上顧廷臣無出公右加試户部侍郎充其選且有大用
意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蓋
公之出處大槩如此至紹興壬午公殁十有七年矣其
中子右朝散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大節以書抵某曰
先人墓道斵石久矣而辭未刻子甞列職太史氏知先

人宜詳顧以屬于其與轉運君同朝久辭之不可乃取
公節義著于士大夫耳目者表而出之且具載天子制
書所以褒表公者然後考其世次官閥而叙之按郴氏
得姓于展季子孫自魯入楚其後或遷河東或徙汝潁
遂仕江表至公之遠祖有自縉雲徙杭者未幾復遷嘉
禾今蓋為秀之華亭人也曾祖諱昉妣髙氏祖諱昌贈
特進妣華原郡夫人陳氏考諱廷俊被遇三朝仕至述
古殿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妣和國太夫人胡氏公字

元禮登大觀三年第試學官中之授霸州州學教授從睦州入為辟雝正遷博士改宣義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公深于經術而屬詞粹微大為學者宗仰徽宗雅欲試之命提學福建路學事宣和三年遂召對論內外學政甚悉次乞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帝說諭旨除郎為權倖沮止得秘書省校書郎四年兼充編修汴都志編類官明年進著作佐郎為府監發解別試所考試官吏印武士內外試奏差互坐失覺察送吏

部注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郡僚以事相持牢不可解
公曉之曰某直近訐某曲近不孫曲固罹于罪訐且干
清議奈何其人愧服勿敢争人益知公為長者七年召
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常論三鎮不可
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進左司郎官丁父憂服闋以直
謨閣充御營使司参議官遷太常少卿己酉秋車駕將
自金陵移蹕平江公疏言兵可進毋示賊以怯九月除
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至徙嚴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

節制管內軍馬自以忠勞名用用未久而罷名稱益重
雖上亦眷公不已居七年復秘閣修撰會侵疆來歸起
知蔡州公被命即行畧無顧避意未幾敵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公獨驛聞復遣使數輩乞師于武昌
得報而後返久用郊恩次對敷文閣前後食祠禄者十
二年紹興十五年秋上章告老九月十五日以疾卒于
家訃聞優贈四官貤恩如故事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為
公惜享年六十有四官自將仕郎轉至左朝議大夫累

贈左宣奉大夫娶魏氏吏部侍郎憲之猶子早卒贈碩人三子大方右從政郎廣德軍廣德縣丞後公一年卒次轉運君也以才自見更内外任使號能守其家法者次大辨右承奉郎湖廣江西京西總領司幹辦公事孫男女十一人公天性至孝和國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和國尋愈其後公竟先兩月卒遺命曰述古葬臨安之西溪我死無他卜諸子遂以是年十二月四日亦葬公西溪去先塋纔數里云世言儒者不適于用此

殆見夫誦説章句敝敝拘拘以儒為名而無其實者爾
公以侍從子當承平時由文學自奮歷踐臺閣純明茂
美不懈于位人固未知其應變如何一旦國步多艱于
横潰中屹保孤城悉其賦與欲奬王室用能迎天之休
顯著勲効及撢聘使在選中雖過于謎其節益著儒者
之效至是稍白彼平時號烈丈夫以剛明忠勇自任臨
事往往周章顛越屬鶩鼠竄甚至毀節附賊偷生頃刻
視公施設孰為賢否宜有聲詩以信後世其詞曰孝移

于忠勇出于仁古所謂儒不在斯人當用而迂乃我之羞名與實違又儒之仇恂恂抑公性行淑均王室多難其氣始振有力必陳有言必進國如尊安身也何病駕避海隅公撫一邦敵愾折衝齰其披猖上曰忠哉屢賜爾祉有華禁路公焉是履沃日之濤誰復安行不憚不辭惟公竭誠嗟嗟諓言曾不公犨可奪者位莫掩者德天子是思起守新疆玁狁孔熾毁節相望公驛而聞上曰遄返次對西廂始卒尊顯誰啚之年不執事摳考行

寀終展也醇儒我作銘詩著其大要旣垂無窮亦詒有

廟

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綯神道碑

興國太守安陽王公旣即世之三十三年當乾道四年春上用公之子清源公簽書樞密院事三日制詔司封按故事贈公太子少師粤六年冬祀禮成清源公以參知政事宣撫全蜀復有太子太師之命明年清源公即拜樞密院使恩數如宰臣又贈公少師九年郊霈遂贈

太保鈿軸錦韜檠其盈囊于是清源公以趣召還朝半
道上書天子願奉外祠歸展先墓既得請則致告焚于
塋下泣而言曰予惟先烈是承有此爵位凡所以發揚
潛德振宣幽光既偹載于訓詞獨隧道之碑久而未刻
小子其何敢安乃以尚書郎陶公泰之狀來請銘按王
氏望于祁東漢名霸者號其鄉曰君子鄉自是代為士
族公之遠祖始徙常山真定以財雄北州五季遷博平
又徙湘州今為安陽人也四世祖永錫當國初以明經

起家仕至尚書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主客生殿中丞知青州益昌縣恱清修不䘑鄉里復以王君子呼之後贈尚書禮部侍郎其葬也龍圖閣直學士趙公師氏為之誌配張氏賈氏范氏贈樂平廣平博平三郡太夫人生子五人皆舉進士時謂五龍中子東珣張出也中慶歷六年進士第嘗典三州年六十一即杜門不出官至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後贈太保龍圖閣待制盛公陶實銘其墓配劉氏贈慶國夫人太保生同州馮翊縣令

贈少師審禮即公父也母陳氏許氏皆贈福國夫人惟
公奕世種德甚施甚遠公又承祖考之休而避其報急
家國之病而辭其祿寧羸厥躬以昌後人是生名臣為
采輔弼出入將相福祿未艾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傳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弗信矣乎公諱絢字敏功
生而穎異太保鍾愛焉元祐八年奏為太廟齋郎紹聖
四年太保薨哀慕如成人年十六少師歿于馮翊欲歸
柩安陽而力不給會部使者至公哀絰踵門伏地號訴

使者義之牽州官聘其行人謂王氏有子矣免喪以將仕郎主大名府成安簿大觀初河北置羅便司且鑄夾錫鐵錢都轉運使梁公子美聞公才辟監磁州裕民第二監兵多不逞圜諸重垣棘圍之中邏卒擊柝以衛猶有逸者會詔廢監其徒闔扉謀叛人心兇懼公梯墻入大呼曉以禍福衆唯唯聽命州上其事不報去為陳州南頓尉右使張公來居宛邱一見奇之授六經杜詩自是博極羣書作詩尤豪逸未幾許夫人疾沿檄就醫京師

凡以藝名無不造焉醫感其誠咸願盡力而夫人竟不起公護喪雪行歸鄉終制授蔡州真陽令政和間推行道教青苗役法保甲市易居養安濟漏澤等事有司覬賞趣辦苛擾公獨以身庇民未嘗畣責而事以濟上官交薦改宣教郎知大名府崇城縣宣和三年四月河決恩州䰟之隄防素固都水使者皆藉以為功調急夫數萬歛薪芻無藝刻期增築藏麥方登民胥怨咨公職兼埽岸部夫堤上力言堤必不決請俟農隙使者不從公

憂衆潰以便宜散遣傍邑從而效之使者劾其慢事下府尹轉運使審究兩司力佑公竟得無他童貫宣撫幽燕凡累朝兵仗數百萬貯北京者皆取以實邉又調民守烽燧運金穀文書旁午動以軍法繩官吏公知亂將作投劾還家平墳墓鬻產業南徙蔡州族黨交誚公毅然不顧求知無為軍之巢縣涖事纔累月而金人入寇衆始服公先見依公者相屬也靖康元年汴都戒嚴四方勤王兵過縣無虗日公用行營法瓶茇舍居之餽餉

素備無秋毫擾寇閻瑾破黄州將掠舒蘄提㸃刑獄胡
憲可誅于公公為草檄遣客説瑾瑾即引去時羣盜蠭
起公策巢當江淮衝要乃環邑浚壕因土為城引焦湖
水灌濠中其南以大河為固版築未合而賊李仲者號
李鐵棒擁衆蟻集公率鄉丁拒守伏䟦甓一騎賊怒益
治攻具會光堯登極赦至公募士持赦諭賊令歛兵歸
行在仲驚喜下馬拜赦連呼萬歲以書謝公遂趨南京
當是時巢以東郡邑邑然賴公力為多劇盜張遇號一

寨蜂自京東轉剽數州無敢攖其鋒既楚溧陽巢境大震公披甲督民丁乘城手發百矢不倦殺賊甚衆賊謀知南城未合潛以甲士筏湖來夾攻公力戰水濵身中數矢左右殊死鬬賊為小卻而同僚守壁者不能支賊遂登陴公亦創甚或挾公登小舟僅免賊嘆曰吾横行列城未嘗遇敵如此約其下毋縱火殺人留一夕過池陽聚千艘帆風上江鄂矣制置使劉公光世具以事聞奏公節制淮西兵甲沿江捍禦已而賊復自鄂東下聞

公屯北岸舟不敢泊劉公再上公功詔進秩一等監察御史寇防撫諭淮西路又表公勞有旨留再任壽春康允之移帥浙西辟公幹辦公事建炎三年冬金人陷秣陵車駕幸浙東議者慮敵道寧國踰千秋嶺入於潛詔允之擇官統民兵扼嶺下衆有難色公慨然請行且啓謂允之敵勢張甚吴人豈能支若用團結義社四萬退守富陽臨安之險令士庶散保於潛昌化聚江下之舟載倉庫粟帛如富陽空抗城以委之彼來無所掠止無

所資欲濟則舟不可得又聞義社分守旁邑將畏首畏尾不暇我以銳師乘之或可得志此上策也允之不聽行及餘杭有披髮南奔者問何人曰橘商也遇軍于溧陽晝夜疾馳是以獲免彼行如鬼亦且至矣時敵知簽樞周公望帥衆十萬屯姑蘇而允之必阻千秋故自溧陽度獨松嶺掩我不備公移書告允之幕吏猶疑不實請再遣覘者尋而游騎數百奄至北郭陳桑林中允之大驚出兵禦之知其果敵也皆望風潰城中遂煨燼矣

允之始悔不用公言公在千秋餙脩甚至姦吏乘亂相攻劫公往來彈壓誅其尤無良者人情以安他日州縣吏多被罪惟公用勞遷秩駕還會稽趙忠簡公參書樞密院事請置計議官四員專治機速賞功事首薦公為之時疆埸日駭盜賊所在蟠結公謂宜駐蹕江寧內降羣盜外臨中原失此時不為南北之勢分矣又上急務數條未及行而忠簡公去位公亦請外得知興國軍蓋四年九月也李成之叛分兵據軍治紹興元年五月趣

公之官單車行荆棘中至累日不見人烟八月始視事
賊雖去而官府草創豪右暴横公竭力爬梳使就繩墨
日夜督屬令招集耕農貸以種糧初至斗米斤鹽率直
三千已而流捕四歸井邑漸復物價亦平二年六月詔
曰王某首奉詔令勞民不怠厥功茂焉可台赴都堂審
察無何言者謂凋郡方倚良守胡可遽奪乃命遷一官
任滿褒擢久之淮南潰卒路進以千人濟江薄境軍無
城壘廂禁兵不滿百公亟乞師于蘄州戍將李山且聲

言悉營兵合擊進聞遁去人謂微公應變有方一邦分塗炭矣四年力求祠官卜居廬阜日與高僧及隱者游超然若有所得山中人往往携酒候道左公輒與班荆劇飲年纔五十賦詩送人赴南宫云我欲掛冠去君當衣錦還人歎公之達而不疑將逝也八月十四日乃以疾卒十月一日葬山南丹桂鄉栗里村殊原山積官右朝請大夫娶宜人韓氏陳氏皆贈福國夫人二子長即清源公炎今為覲文殿大學士湖廣安撫使次曰圭終

建功郎邵武縣主簿孫四人思牧將仕郎早世思齊承務郎思訥承奉郎一為僧曾孫二人㫤承務郎伯焴未官公才雄氣豪身長六尺餘音吐洪暢飲酒至數斗不亂談辨滾滾遇事迎刃輒解蓋偉人也中興初士習久安鮮能自奮于功名公在下位獨表表有聞守巢功雖不能智勇已可見入浙帥幕言雖不用策慮則遠矣趙忠簡深知之方入相而公殁其命也夫銘曰遠矣王宗其來有承如彼大川至公方增悶其才學允文且武悶

其政事利興獘補士患無時時方艱虞公止一邦而志弗舒士鮮己知知己實相公如相避命也奚悵二者則然壽宜遐綿誰不耄老公又無年天于斯人報施常必畀公以豐胡受也嗇盖身之逄百年易終以貽後人奕世不窮子既顯矣孫亦未艾刻銘昭之尚勸無怠

權太常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公庾神道碑

淳熙六年

睢陽滕子濟子端為兒童時俱負儁聲踰冠同登崇寧

五年進士第相繼中詞學兼茂科政和宣和中先後入
秘書省為正字為著作佐郎他人方附麗權門躐取顯
官二公獨恂恂自守滯留儒館泊如也光堯皇帝中興
于南京首用鄉閭之望子濟既由太常少卿登壇盛禮
仍草告天肆眚之文子端旋以博士討論典故盖其踐
歷往往同時亦或相代人號衣冠盛事會宰相惡陳東
歐陽澈之訐直加以大辟子端即上疏申救且移書相
府復欲面詆之為同舍郎扞止義槩藉藉縉紳間已而

從幸廣陵子濟由左史遷中書舍人子端亦為郎文昌省攝容臺事駸駸進用矣是歲十二月十八日子端遽以疾卒不二年子濟遂自諫大夫入翰林登樞府故君于于子端尤太息焉壽綂四十二明年長子瑾挈柩南渡旋窆于婺州金華縣北山俱胝之原淳熙四年瑾守通州其弟琛守舒州書來言曰先人早世今五十年賴遺訓餘澤凡弟分守兩淮銀印青綬追爵二品惟是墓道有碑而詞未刻死且不瞑敢以為請某舊嘗讀公文

又聞救東徼事欣慕其高節且于二守嘗同朝同僚其何可辭乃序而銘之公諱庚字子端世居應天府宋城縣曾祖衛尉寺丞堯臣贈太子少保妣晉安郡夫人王氏信安郡夫人陳氏祖宣德郎公綽贈太子少傅妣魏郡夫人張氏魯郡夫人鄭氏父左朝請大夫知鄂州友贈太子少師妣蜀郡夫人常氏公少力學年十二為文瘞死禽磨瓦書之題曰雀王墓碑自是盃酒嬉笑率寓于文見者驚異初仕為將仕郎蔡州新息尉民號清和

縣尉秩滿陞通仕郎調陳州商水丞既中科目循文林郎為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徽宗幸秘書省轉奉議郎歷承議郎除正字九域志成轉朝奉郎駕再幸省轉朝散郎遂佐著作進朝請郎丁內外艱建炎初元起為太常博士轉朝奉大夫擢都官員外郎時庶事草創賞功補副尉者不可計是非混淆公謂興復大業在信賞必罰今吏以微文沮所當得而以賕謝予其不當得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又帖給吏手多假托權勢取

之因轉售于人冒濫滋甚于是隨事爬梳聞諸朝嚴其
籍轉朝散大夫兼攝太常少卿初李丞相綱素善公其
論救東澈也當路頗以為憾久稍諒其無他委看定四
方封事公晝夜省閲凡可行者差次潤色類以奉御欲
裨助初政僶俛心疲精失食飲節坐是致疾吏祁儼乗時
為姦公力疾案治之無何長貳佑嚴筶之而已公歎曰
吾為郎治一吏不見信況敢望恊心為國乎天下事畧
可見矣因忽忽不樂以至于没縉紳嗟惜公天資明敏

忮宏自信為文章立成下至書算藝術見輒能之惟于仕進不汲汲在館閣踰八年非旅進不至政府日抄異書以廣見聞少師公與弟比登儒科坐上書入元祐黨晚御諸子甚嚴公朝服受教責詈無惰容修身謹行惟恐貽親憂同父昆弟娣妹十五人極其友愛初娶常氏諫議大夫安民女追封信安郡夫人再娶路氏寶文閣直學士昌衡女追封咸寧郡夫人五子三女皆路出琦早亡次通州次㻛未仕季舒州也長女適右廸功郎

馮揆次適左奉議郎駱仲舉餘不及嫁孫男七人仲通仲容仲雍仲山仲忱仲恂仲宧仲容廸功郎福州懷安縣主簿孫女四人長適廸功郎新鎮江府司法參軍呂祖恕餘尚幼銘曰赫赫祥光龍飛宋都雝雝雁行漸于鄉閭可用為儀匪直其羽亦有忠言以驚該輔伯兮先登秉國事樞季止郎潜命也何居天之于人報有先後不于其身必蕃其胄是生良子剖符相望追爵三品寵章未央公文可傳公行可紀詩以聲之公為不死

文忠集卷二十九

文忠集卷三十　省齋文稿三十

宋　周必大　撰

碑

樞密使贈金紫光禄大夫汪公澈神道碑紹興二年十一月

公諱澈字明遠姓汪氏系出新安南唐保泰中徙饒州浮梁縣曾祖仲宣贈太保妣徐氏衛國夫人祖叔寶贈

太師惠國公妣陳氏益國夫人考俊修贈太師慶國公妣檀氏秦國夫人三世皆以詩書訓子弟公生穎異幼從伯凡沆學博覽羣書尤長于春秋登紹興八年進士第主臨江軍新喻簿從軍器少監鮑琚檢察荆湖軍政吉州州學教授父憂不赴服除教授衡沅二州万俟忠靖公謫沅知公可任重二十六年入相薦名為秘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遷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安分無求視同舍郎數遷殊不介意二十九年二月輪對論

立國二道曰文與武宜令帥臣監司舉所部大小使臣智謀深遠可備鎮防武藝超絶可帥士卒者在内則侍從臺諫各薦所知務得其實實則精不必求多多則泛毋問小疵毋拘常制高宗嘉納即詔内外薦舉武臣而擢公監察御史尋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和戎浸久邉防懈弛公力陳養賢養民養兵及自治豫備之説反覆累數千言其他如有司毋得援例破成法併廢教坊皆自公發之顯仁皇后攢宫既訖上議者欲廣四隅凡

士庶墳在二十里内皆當遷公言隂陽家説難信與帝意合命公按視公還奏貽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園舊占百步數十年何今日爲是紛紛且漢長樂未央宫夾樗里疾墓未嘗遷也唐張説坎其宅東北隅人謂洩王氣今就如議者言則穿穴壠丘恐非徒無益按國朝宫陵儀制在封堠界内不許開故合祔顧遷出者聽其意深矣帝大悟一切如故三十年知樞密院事葉公義問使敵歸頗知入寇之謀公申言選將帥爲兵備八月遷

侍御史賜緋衣銀魚時酒課虧國用不足公請禁私酤
或遂意以贍軍庫付殿前司公言兵權利柄出于一他
日將不可制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乞行誅斥又論
往歲經界法行隱陋稅多諸郡經總制錢一時羨溢嗣
歲即虧今乃以為額必至病民願詔户部別取十年通
數而用其中事皆施行當國者多過舉公疏罷之明年
上元前一日風雷雨雪交作春大寒有旨令侍從臺諫
條具消弭災異之術公謂天變不虛其應在兵今荆襄

無統督江南之備禦凡陳十二事皆内修外攘計會詔政事並用祖宗舊制公言近歲武爵遷轉太驟請復六等檢校官總管鈐轄路分都監除授超躐當遴其選於是詔兩省詳議其後稍復舊制云敵使高景山因賀天中節報欽宗升遐且索將相求釁公請置使江干益兵上流守淮甸備海道然後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是月除御史中丞遣大將成閔禁旅五萬屯荆襄而公遂為宣諭使大率前後所陳詔書畧曰撫勞將士體訪事宜

凡其所臨如朕親幸公自以身任言責凡川陜江淮利害悉以聞由鄂渚歷江陵走襄陽具宣天子恩意拊循諸軍勉將帥以忠義人人感激思奮時田師中戍鄂李道戍荆吴拱以蜀兵戍襄戍閔屯郢鄂間公以師中老病劾去之襄披成爲山塞荆治水堡公曰此特自守計耳敵至當力戰逐北奈何坐困乎乃部分諸將乘邊還武昌調軍食九月金犯信陽光化諸將戰却之俄敵兵大至與我軍相持公乞下詔進討而駕幸金陵乃升閔

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實聽宣諭司節制公欲乘完顏亮駐淮南檄諸將分兵出唐鄧陳蔡直擣京洛使亮腹背受敵可成大功會兩淮失守驛召閔軍入援公志不就惟以荆襄軍當敵將劉蕚十萬之衆頃之諜報敵謀自光黄渡江襲武昌入江西詔拱分兵還戍江岸拱即將而南公在武昌馳書拱還襄陽自調鄂之餘兵悉戰艦聲言脩光黄敵計不得行拱僅抵峴首敵師掩至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唐鄧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未幾

亮死公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
之新主罷兵請和矣三十二年春駕留金陵公請奏事
詣需後公復條奏便宜三月趣公朝臨安虛政府以待
甫入對即拜參知政事六月内禪公與宰相陳魯公及
二樞臣俱膺佐命之寄壽皇既御極鋭意恢復首用張
忠獻公使江淮而命公督視荆襄軍馬將分路進討公
開府襄陽遣趙撙守唐王宣守鄧別選偏將分據要害
皇甫倜擁衆萬餘柵陳蔡間未有所屬公請賜軍號官

爵果為名將初蜀師頊德順軍為敵所圍公欲以兵助倜牽制之會上命中使梁珂齎手筆勞公曰卿文武兼資惟幄大臣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敵方併力拒西師宜分命趙撙王宣潛師襲洛乃令兩淮犄角中原遺民必響應一舉可定豈特解西師而已是時敵移文江淮督府議和復揚言入寇上慮公銳于進取諭旨未宜分兵遠畧公念襄漢宿兵餽糧艱阻昔之沃壤彌望荊榛乃興漕臣吕擢姚岳議因古長渠築堰通流募閒

民汰冗卒十人為甲五甲為隊三隊為屯授地給牛各有等差賦之種穀授之廬舍而薄其課秋成第輸種餘穀官以緡錢市之晝為三十八屯規模詳密人方勸趨而西師退保敵勢遂張蓋隆興元年也宸翰數飭修邉備公請入奏軍事上復遣内侍甘澤賜親扎曰入寇無虞可暫入覲仍賜金合茶藥非常典也公方歸武昌俟命而張忠獻公先入朝客以迎降敵為名克期大舉雖宰相亦不與聞詔公出師應之公以前議驟變上奏曰

敵自得志陜右陳兵壓境姑遷延避盛夏將期秋冬一決和戰後先發固善獨未知能度彼已有必勝之策否願許臣入對面論形勢詔可而我師已踰淮公知言不用乞令張公併領荆襄號令歸一俄李顯忠師潰公道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言者隨攻之落職台州居住明年冬有旨自便經兩月復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視事於乾道元年春上浸察前譖深念公之功九月召知樞密院事遂升樞密使立頒恩數並

同宰臣公以南渡後非舊相若官至公孤不以拜再三辭上曰卿將命馳驅經歷為多故授此職嘗咨訪人才公舉所知百餘人第其材器復于上二年引疾上固留不能奪以觀文殿學士再領洞霄越三月起知鄂州兼管内安撫使葢上知公兩使荆襄有經武整軍之勲將以規恢也繼訪公邉事公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閒金兵不敢窺襄卭既失兩郡倜復内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耳嘗令趙撙王宣築城郭儲

芻糧守備要害首尾相應有以待敵衆心乃安爲今之計無以易此至于機會之來固難豫定臣職在守土不得而知也上深然之每以上流諉公議臣欲廢江州軍公力言不可而止公以和好方堅上章求歸和知寧國府便公之私四年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海寇爲亂公遣兵捕渠魁戮之十月得末疾再請祠霄七年遂告老上雖知公疾猶令降詔不允曲示禮意尋特轉通奉大夫許致仕八月二十三日召其子授遺奏大指而薨

年六十有三特贈金紫光禄大夫官其後十人積階自廸功郎至三品皆特遷爵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實封五百户有司定謚曰莊敏以九年二月乙酉葵邑之南鄉湘湖長穆山之原娶同邑李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九月薨子男四人皆通敏捍今為朝請大夫提廣南路市舶拌朝請郎知盱眙軍檝通直郎新通判撫州獨具季承奉郎隆興府監倉檣早世女三人適李師心王源方恬孫男十五人光熙烈勲燧瞦熤熻焘烒熶

㷂炬焯炎孫女七人公學本誠敬不專誦說每務躬行
嘗從容奏高宗曰臣起家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
耳及事重華亦云退以名所居二齋天性孝友自以禄
不逮親每沾俸賜感愴彌日憐弟澄少孤拊遇猶至首
蔭以官前公數月沒淮東已病猶遣長子暑行護柩歸
遺命復官其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居家儼恪服用猶未
貴時治郡不求赫赫名處軍事精審明白將卒無不悅
服尤愛惜爵賞每曰名器輕假何以示勸有立功者必

奏真命未嘗假版其後朝廷以諸軍借補猥濫或奪或
裁獨所部無之汲引善類惟恐弗及名卿才大夫多公
所薦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辭章簡重如其為人
甚嘗觀國史天聖中契丹講好已二十餘年宿將無在
武備單缺范文正公方為京官奏疏乞命大臣舉忠義
有謀之人次命武臣舉壯勇出羣之士及復唐武舉當
世稱其有王佐才由是入館閣擢右司諫言事鯁挺為
仁宗所知元昊僭切選帥西鄙盡瘁經營昊竟納款乞

拜二府值西北交爭麟府奏警自請宣撫河東陝西二敵卒不敢動後歷數鎮而終本朝言文武兼資可為後世法推以為首公以文正嘗守鄱陽師慕其為人故當南北交聘習講文治諱言軍旅之時獨以館職為國遠慮請擇武將遂結主知中歲徧歷言路出使荆襄往來指授兩路晏然及亮授首遂參大政重華初元復以執政督視軍馬悉其智謀方面鞏固和戎定而公歸位元樞歷四鎮遭時遇主出處本末大畧近文正然後縉紳

間皆知儒者果可用也初公薨翰林學士洪公景盧既
歴官行事刻之墓嗣子楫謂其與公同朝嘗賛美攢陵
之議相與至厚復請碑于墓道義不可辭謹提其要而
繫之以銘于是公以諸子升朝累贈至太師銘曰天生
聖人專用仁治蠢茲獫狁常桀以肆念昔三代降漢迄
唐樂天保民運祚以長赫赫高宗紹復大業明明重華
廣聲繼伐叛則征之服則盟之寧抑爾兵毋殘我民維
時汪公致位丞輔翼賛兩朝敵威衆附雜耕渭上屯田

先零氣吞幽燕公志則然我車既攻我策既定師干一試草壹必應大敵挾詐竊窺至仁叩關乞和遂許來庭上曰歸哉其永于弼公曰止哉盡均于佚征鎮四遷訖其外庸或出或入有始有終孰不富貴孰不更踐有譽無疵如公則鮮往在慶歷西征夏臺倚臣曰范迄用招徠於務二聖心乎仁祖公慕先正幾踵其武螭首龜趺表于墓門文以詩之庸詒後昆

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神道碑 紹興

三年

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應天順人之舉也義士猶或非之孔孟奚取焉爲萬世計也紹興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兩宫未歸母后春秋已高故與大臣决策從權中外議論雖洶洶顧無敢極陳于上前者獨樞密院編修胡公銓上書數百言援大義而伸之大畧謂王倫誘致金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道陛下爲石晉孫近傅會遂叅政事願斬三人頭覊留彼使興問罪之師時八

年十二月辛亥有旨銓書凶悖㧞持其削籍流貽州仍
降詔布告中外是日檜近惶恐待罪明日又請收責命
不許則乞從末減十二月王倫亦再上章自劾而六曹
長二給舍臺諫自晏景初而下多有救解者乃改監廣
州都鹽倉明年正月宰執復奏銓書專詆臣等前和議
末諧不敢固請以疑羣心今議已定宜稍甄叙乙酉遂
改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六月之官十
二年七月諫議大夫羅汝檝劾公益倡前說用欺羣聽

復除其名勤停編管新州十八年十一月郡守張棣奏
公與客唱酬毀謗怨望移吉陽軍時大臣專國柄小人
覬望迎合必欲置公死地賴天子獨保全之二十五年
冬秦丞相薨乃得歸某竊惟人臣犯顏逆耳上攖人主
之怒下為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
申詔諭二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誼救止曾不四旬謫命
三改如朝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
勇者服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言餞行至云屈膝請和

廟堂無策張膽論事樞庭有人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廷珪嘗賦姦諛膽落之詩竄徙夜郎反以為榮下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金人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盖天理所存自公達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耶孔孟而在其大書特書也必矣胡氏本金陵人五季徙廬陵公字邦衡曾祖連妣康氏劉氏祖愷贈承務郎妣孺人張氏父載有氣節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贈

大中大夫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公初不羣强記博覽年二十試太學文不加點建炎二年廷對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置第五授左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隆祐太后避狄上贛狄師隨之公以發運司檄攝本州幕官率鄉丁佐官軍扞止第賞循承直郎就權判官尋丁父憂服除與兄鑄從鄉先生蕭楚講春秋學無仕進意紹興五年張忠獻公都督諸路軍馬辟湖北茶鹽司幹辦公事以親嫌易湖南提

黜刑獄司俱未行召赴堂審察七年兵部尚書呂祉以
賢良方正薦四月賜對改左通直郎留為樞屬後二年
赴福州緫一年踰嶠又六年過海守隸驅公使步往又
諭送吏侵公公不為動吏無所肆其毒既抵珠崖著書
怡然不以死生介意士執經從學多可觀預貢者相繼
赴南宮其後公還朝復請五至省者許勿限年推恩自
是海島頗有仕宦者閱七年始量移衡州又數年乃許
自便三十二年壽皇即位復佐奉議郎知饒州十二月

入對乞修德結民心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拜
吏部尚書左郎官隆興元年正月遷秘書少監四月擢
起居郎兼侍講國史編修官起居注不應進藁前後殿
皆當侍立遇直前毋白閤門毋隔班次又請移都金陵
時督府北伐克宿州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敗歸勸上毋
以小衂自沮七月旱蝗星變求直言公請勿徼福佛老
躬行周宣王故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其論納諫曰
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反謂臺諫論事爲賣直

此德宗疑姜公輔之語也馴致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者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再求和公曰彼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詭計疑我願絶口不言和字上嘆其忠直侍郎王之望侍御史尹穡皆主和排張忠獻公公廷責之聞者稱快兼權中書舍人特升同修國史公雖與忠獻善及其子栻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待勲臣子繳奏之太上皇后改稱教旨為聖旨公奏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今乃一之如太上皇帝何上曰奉親之過朕當自

受十一月詔以和戎利病遣使可否禮文後先土疆取予大要詢禁近武勸公從衆公奮曰古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乃上奏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將士解體尚能戰乎執政讀之失色會中貴人推金字牌賞越舊制公索成法將論之俄與宗正少卿何偁兩易其官公未出省吏白

新舍人至公叱曰命汝取成法何遲也吏懼探懷出之公亟具奏乃緘印上馬去上尋悟中傷之由請外弗聽猶以侍講夜對上曰敵急欲和其勢甚蹶公乞力任張俊復可必因再求去上曰卿直諒四海所知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以告朕二年二月兼權國子祭酒六月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减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公以賑恤為先務議和為闕失於是太學生七十七人同上書乞再相陳康伯用胡某為腹心進兼侍讀

敵人議國書未合或請末節不必較公曰𡨋弼以死爭
獻納二字今欲君父𢀚辭下强敵愧弼多矣上韙其言
十一月以邊事改卜郊公言不可者十又大臣主和益
堅公爭之力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
時金寇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縣望風退避高郵守陳
敏拒之謝陽湖而大將軍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
檄寶出師寶先嘗取密詔為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詔
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更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

謝陽失守大事去矣實懼與敏犄角退敵兵時大雪河凍公親劚氷濟舟師人以用命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于京公使江淮盖受敵之地携孥北行實安衆心言者乃併指為罪閏十一月與穡俱罷久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乾道五年冬上語諫臣單時思得節誼之士時奏公中興初率鄉兵遏敵事上雅知公陳虞二丞相復薦之遂除集英殿修撰起知漳州未赴六年春改泉州趣令奏事上曰每思卿直諒今朕慨復之

事已決公曰陛下嘗蹕金陵何為中輟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需耳留為在京宮觀兼侍講閏五月除權工部侍郎論前修史功進官一等十一月真拜侍郎公言初元經筵七十老臣獨在願乞身歸田里上曰卿忠孝神物護持且留觀朕恢復同載大梁武忠公敢言摘細故雜他朝併撼公冀不得獨留公自以年踰七十遂求致仕詔除文寶閣待制在外宮觀七年三月也未數日特留提舉祐神觀侍講如故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

去未幾受詔舉堪任刑獄錢穀及智畧吏能各二人言者又謂公所舉非其人貶秩二等公知不容力求退進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宫特許陛辭公奏願陛下任賢黜邪理財訓兵逮鰥恤孤必報國仇必歸陵寢必復故疆上曰朕志也又問卿今何歸公曰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今歸廬陵將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公既歸上趣所進書遂上易春秋二禮解詁藏秘書省尋復原官淳熙二年上思公不置諭大臣令進職初

擬稍遷上特升十等遂為龍圖閣學士前此未有也太上慶七十獨公以前朝龍飛甲科遷朝奉郎祠滿又納祿上令因任近臣有言秦檜時臣僚被貶斥者後皆還其所歷歲月惟胡某為議郎將四十年未嘗自列詔特予四官遂轉朝散大夫三年冬三納祿優詔不允四年秋秩滿特命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五年夏上以公連歲納祿舉大梁同載之言諭大臣使留公仍進端明殿大學士六年冬三省復奏公祠滿上曰銓雖老不衰

昨去國欲他日從朕中原朕常壯其言可召歸處以經筵公引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且曰劉珙張栻將死其言甚忠李椿鄭鑑之去國論議皆有補陛下盍念之顧何以老臣為上知公不能來七年春起轉朝議大夫再食興國宮祿公稱疾篤四月加資政殿學士致仕五月庚辰薨遺表猶欲為厲鬼殺賊贈通議大夫官其後三人享年七十有九初封廬陵縣開國男加至本郡開國侯食邑自三百戶積至一千五百戶實封百戶是年冬

十月丙午葬于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塋之右以子升朝遇郊恩贈通奉大夫娶劉氏中散大夫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敏材女先公卒贈淑人五男泳承務郎監江淮總領所恵民局兼行宫雜賣場淳熈初卒官澥今為奉議郎前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能世其家泱承務郎瀛承奉郎沖未命夭五女適從事郎道州司法參軍嚴萬全福唐葉昌嗣上饒方自厚通直郎簽書昭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王宗孟將仕郎王蔵

孫男十六人槻從事郎奏辟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槼文林郎監泉州市舶務杙承奉郎桯杌楷梃枅機枕櫝杓樺樣榛椅女七人惟公忘身為國首倡正議人已知敬畏又平居持論鯁挺視權貴有不善趨向有不正輒奮髯欲扼其吭畧無顧避士大夫以是疑公特立獨行不可得而親其實篤厚恭寛孜孜樂善常欲以學道愛人之實施諸有政既不大用于朝嘗三拜二千石復未及布宣于外故公之剛雖表表愈顯而其仁心則

罕知昔蘇文忠公作剛說謂夫子以剛毅巧言辨仁不
仁深闢太剛則折之說由公視之其信而有證哉公性
孝友在海南聞母喪慟絕水漿不入口一夕鬚髮盡白
當任子先祿兄之子歲時會聚宗族恩義周備收恤貧
弱不計家之有無與朋友交情文兩盡田父野老蕘兒
牧夫亦接以禮得其歡心奉身儉約非賓祭食不重味
閒被君賜可辭則辭不可辭則以賙人先疇外寸地無
所增識者嘆服公聰明既絕人又能堅忍勤苦聖經賢

傳畫夜繹思古文奇字悉力研究發為文章雄深雅健清新藻麗下筆輒數百言尤刻意詩騷用事深遠措詞奇崛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愈出愈工字畫端勁兼通篆隸碑版一出人爭傳玩邃于禮樂能躬行之冠婚喪祭必遵古訓釋老異端一切屏棄親舊慶弔寒暑不輟自壯至老始終如一在新興名室曰澹晩號澹菴老人遂以名其集總一百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

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
詩話二卷活國本草三卷自公之歿其子以門人今秘
書監楊公萬里所狀行實來求銘某自少知慕公名德
隆興初先後入兩省中間郊居從游幾十年已復遆宿
玉堂凡公文行皆親薰而炙之銘其敢辭獨念官品雖
未應謚而名節如此顧在隱德丘園之下耶幸從執政
之後當任斯責暨尸宰事始奉明詔謚公忠簡而郡庠
又以公配祠六一先生然後哀榮兩備銘公有辭矣銘

曰河入中國地畀而傾屹立底柱其勢乃分江會三峽湍束于灩澦㳚灩澦其流乃殺天方驕金帝維念親事之至難有君無臣齗齗滿朝其瀾孰障言言胡公正論獨抗鴟鏌刀鋸視之猶無巘海崎嶇不曰夷塗相欲殺公彼憸趨公天子仁聖公卒無禍晚儀正朝素志弗移不會于梁則繫乎時富貴壽考百年之項孤忠大節千古惟永懦夫以立清哉伯夷孔孟亟稱公乎得師

文忠集卷三十